

医案医话

慢性肝炎辨治一得

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 陈继明

慢性肝炎是由急性肝炎迁延不愈而成。它以多脏腑功能失调，虚实错综为特征，所以病程较长，病情复杂，临证用药，固应立足于辨证论治，尤贵乎知常达变。兹以个人临诊所得，略抒浅见。

疏肝不应 须调脾胃升降之机

肝炎病位在肝，以肝经气郁为主要病机。肝气不舒，理应疏泄，但慢性肝炎，恒有疏之不应者。虽然起于邪毒郁结，肝失疏泄，而脏腑相关，久病必伤脾胃，中医历来重视整体调节，不拘于局部之病灶，在疏之不应之情况下，必须注重调理脾胃，特别要注意调整脾胃升降功能，从肝脾、肝胃的关系来纠正升发之不及或降令之失和。

升降是阴阳运动的基本形式，人体脏腑功能的发挥，离不开阴阳之升降，所以《素问·六微旨大论》云：“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”。主升降之中枢在脾胃，肝肾之阴升，心肺之阳降，有赖于脾胃气机之升降。若脾升失职，肝郁不达，势必导致“肝脾郁陷”之病机，其证腹胀胁痛，食后尤甚，情怀悒郁，周身困倦，大便稀溏，小溲时黄，苔薄白根腻，边有齿痕，在妇女尚可见月经不调，带下频多等症。肝功能检查反复异常。此证应着眼于补脾升阳，以达郁邪。我在临床上以四逆散合异功散为主方，气滞甚者加木香，收效甚佳。四逆散本为疏肝理脾之要方，配合异功散，以增强运脾之力。方中之柴胡，取其升清阳、疏肝郁；枳实取其泄浊阴、散气滞；且与参、术同用，消补兼行，以助脾运。此乃源于“肝病治脾”之训，张仲景早就指出：“见肝之病，知肝传脾，当先实脾”。所谓“实脾”，

并非补脾药物的罗列，补中要寓疏通之意，尤须刻刻注意脾气之升发，方为实脾之道。

再说肝病治胃，《内经》指出：“厥阴不治，取之阳明”，说明了肝病治胃的重要性，这对慢性肝炎的辨治，颇有指导意义。肝病治胃，主要有降阳明以制木横和益胃阴以抑肝强之不同。慢性肝炎缠绵不愈，邪踞中焦，降令失和，其证多见头晕且痛，胁胀脘痞，口苦泛恶，溲赤，少寐，舌苔黄腻，脉弦而滑，治当降胃气以制肝逆，选用黄连温胆汤加夏枯草、龙胆草、生赭石等，多数患者证情缓解，肝功能亦随之改善。至于养胃阴以抑肝强，主要适用于胃阴不足而肝体失柔者。经云：“食气入胃，散精于肝。”（《素问·经脉别论》）肝体赖水谷以充养，胃阴亏虚，脾为胃无以行其津液，于是化源不足，肝失所养，从而肝虚久久不复，在慢性肝炎中最为常见。其证胁痛隐隐，嘈杂善饥而食入难消，口渴咽燥，大便干结，舌红少苔，脉细而弦。应着手充养阳明，兼以柔肝，临床常用北沙参、麦冬、石斛、玉竹、乌梅、木瓜、白芍、甘草、杞子、生大麦芽等酸甘化阴之品。如兼胃气虚者，加太子参、冬术益气养胃；肝功能检查谷丙转氨酶偏高者，加北五味子、生山楂，能收佳效。

消瘀散结 刻刻不忘正虚之本

肝脾肿大，隶属于“症积”范畴，是慢性肝炎常见之体征。根据肝脏瘀血的病理表现，活血化瘀为常规之治法，但每见用化瘀攻坚法而事与愿违者，乃缘囿于对症治疗，而未见病治源之故。症块癥积，虽有形可征，而究其本，则源于正虚。脾虚则水谷运化失常，^①湿生痰，

气虚则血液运行无力,瘀血阻滞,痰瘀夹杂,日久易成症积。故张洁古谓:“壮人无积,虚人则有之,脾胃怯弱,气血两衰,四时有感,皆能成积”。气血虚弱是积病之本。古人治积聚,多注意病程之久暂,权衡正气之偏衰,初中末三期攻补各有不同。慢性肝炎肝脾肿大,乃病程日久,正气伤残,气虚则血滞,气郁则血瘀,从无形到有形,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症积其来也渐,其去也迟,当恪守“养正则积自除”之古训,而不斤斤于化症散结,方是治本之法。

从临床见证来分析,慢性肝炎之肝脾肿大,多接近早期肝硬化阶段,常伴见倦怠乏力,食少神疲,胁胀且痛,面色晦滞,舌上有紫气或见瘀斑,脉细而涩等一派本虚标实之症。我治此证,多从扶正消瘀着手,以当归补血汤益气和血为主方,重用黄芪(30~45克),伍以生鸡内金、焦楂曲、生大麦芽等运脾而磨积滞;莪术、紫丹参、石见穿等活血而行血瘀;更加煅瓦楞子化痰瘀而消症积。阴虚加鳖甲、牡蛎,取其养阴兼能软坚;阳虚加桂枝、附子,取其温阳而能和营。如此消补兼施,则补而不滞,消而不伤,缓图效机,多能应手。

由于肝肾同源,脾肾相关,慢性肝炎日久,尤多伤肾之候。大凡病穷及肾,正气亏乏殊甚,攻伐之品,更宜慎用。我在临床上对肝脾肿大而呈现肝肾阴虚证型者,辄用六味地黄汤合一贯煎为主方,药如:生地黄、白芍、丹皮、山药、泽泻、枸杞子、北沙参、当归等,伍以牡蛎、海藻咸寒软坚,而为养阴化痰之法。至于肾阳亏虚,症积久不退,证见面色灰黯或黧黑,懈怠无力,怯冷形寒,纳谷不馨,脘行稀溏,舌质色紫、苔薄或腻,脉细尺弱者,则着重温养阳气,常选用景岳右归丸意,取熟地(30~60克)、当归、鹿角霜、杜仲、山萸肉、仙灵脾、菟丝子、苁蓉、山药、茯苓等组合成方。虚寒证象显著者,更加附、桂,配合“复肝丸”(红参须、炮山甲、炙地鳖虫、广郁金、片姜黄、参三七、生鸡内金、紫河车研末水泛为丸,每服6克,一日二次)益气化痰,俾气旺血行,瘀积潜消,守常调治,殊有裨益。

病邪深伏 通络宜用搜剔之法

“初病在经在气,久病入络入血”,这是前人可贵的经验总结。慢性肝炎病程较长,尤多入络之候。但是慢性肝炎之络病,较之杂症肝病之络病,病因有异,治法亦殊。简言之,慢性肝炎之络病,乃自外而入内者,系外入之邪毒导致肝脾功能失调,进而痰瘀留滞,邪毒夹痰瘀混入血络之中所致;而杂症肝病之入络,乃体内阴阳之变动,气血之逆乱,导致痰瘀阻滞,络脉不和之故。所以慢性肝炎之络病,为病邪深伏之征,往往急切难除,肝功能难以骤复,即基因于此。治疗慢性肝炎络病,当注重搜邪;治疗杂症络病,则强调宣通,二者不可不辨。

慢性肝炎之络病,以胁痛为主症,其痛状如锥如刺,往往牵及腰背,伴见胸脘窒闷,欲噤不爽,口干口苦,小溲色黄,苔腻舌紫,脉弦等症。对其治疗,个人借鉴吴又可、薛生白二家。吴又可治正虚疫邪陷于经脉,分营血相结之“主客交”,立“三甲散”,方由鳖甲、龟板、穿山甲、蝉衣、僵蚕、牡蛎、当归、白芍、甘草、蜜虫等所组成,通络注重搜邪,搜邪不忘扶正,用药精当,立意甚超。薛生白深得吴氏心法,治“湿热证七八日,口不渴,声不出,与饮食亦不却,默默不语,神识昏迷”,认为系“邪入厥阴,主客浑受”,仿吴氏三甲散,用醉地鳖虫、醋炒鳖甲、土炒穿山甲、生僵蚕、柴胡、桃仁泥等味,颇有见地。慢性肝炎正虚邪伏之胁痛,乃痰瘀凝络,一时颇难廓清,立法用药,宜寓搜剔于扶正之中,我宗此法,常用吴氏方去蝉衣,加桃仁、柴胡,收效甚佳。

控制出血 审察阴阳兼以解毒

齿衄、鼻衄是慢性肝炎常见症状之一,是气病及血的征兆。关于齿衄、鼻衄之病机,约言之,不外阴阳不相维系,或阴虚阳亢,迫血妄行,或阳离阴走,血溢脉外。《景岳全书·杂症谟·血证》指出:“血本阴精,不宜动也,而动则为病;血主营气,不宜损也,而损则为病。盖动者多由于火,火盛则迫血妄行;损者

多由于气，气伤则血无以存”。从气血盈亏，动静虚实来探求血证之病机，殊足启迪后学。慢性肝炎因可见多脏腑之病候，故齿衄、鼻衄有阴阳虚实之不同，或肝脾两虚，统藏失职；或木火内燔，心胃淫热。这种截然不同的证候表现，是因为禀赋的差异、病程的长短以及治疗失当所造成。故欲控制出血，首当审察阴阳。另一方面，慢性肝炎之血证，有其特殊性，往往均可出现湿热邪毒之病候，姑以“毒郁于经”名之。阴虚证候之齿衄、鼻衄，乃湿热郁毒久羁，化火伤阴，络伤血溢所致，即使阳气虚弱的患者，亦不能忽视邪毒蕴伏的一面。故解毒一法，无论阴虚阳虚，均不可废。

慢性肝炎阴伤血溢，证见身热头痛，或低热缠绵，口干思饮，形体消瘦，舌红苔黄燥，脉弦大者，可用犀角地黄汤为主方，以水牛角(30~60克)代犀角，加升麻、元参、大小蓟、寒水石、知母、土茯苓、生军炭等。因阴虚肝旺、木火内燔，易动冲任之血，犀角、地黄能清心安

胃，兼泄木火，当为的首选。加元参、知母、寒水石，取其滋水救焚；升麻、土茯苓则为解毒而设；生军炭既能清泄热毒，又可凉血止血，临床应用，其效甚捷。但慢性肝炎迁延日久而致阳虚出血者，亦非罕见，其证面色浮黄，体倦无力，头晕神疲，稍劳则齿衄、鼻衄增多，大便溏硬不调，小溲深黄，脉弦虚大。此证不可误认阴虚，漫投凉血滋阴之剂，正如高士拭所云：“阳明经脉虚寒，其人秉质素弱，内则耗其精血，外则劳其形体，衄大出不止，用凉血滋阴药其衄反甚者，乃阳明阳气失职，必用人参、附子，补气以摄血，助阳以救阴，其血方止。”(《医学真传·衄血》)我对此类衄血，常以理中汤为主方，加升麻、贯众炭、土茯苓等多能取效。若中阳衰惫而余毒留恋，肢冷怯寒、口苦溲赤等寒热错杂者，则用附子理中汤加川黄连、生军炭、贯众炭等亦可奏功。总以扶助正气，温阳化毒，振奋机能，清泄余邪为治则，乃常法中之变法。

自拟暖肾养胎方防治屡产屡关证2例

广东省大埔县枫朗医院 林而奎主治 张寿余整理

林而奎老中医医六十五载，长于妇幼科。今举其运用自拟“暖肾养胎方”防治妇人屡产屡关有生无育征验案二则，介绍如下。

例1：黄妇某，1965年春诊治。本次妊娠为第5孕次，此前4婴均于2月龄前后，即发双足痿软，继则头项软垂不举，屡治无效，越十余日即夭折。今孕已两个月，要求给予防治。按初生婴儿头项足软者，骨髓空虚，精不足也；足肉痿弱者，形不足也。形精俱不足，故匝月而殁。经云：“形不足者温之以气”，“精不足者补之以味”，五软之证，固于先天受禀不足，当补母躯，填其精髓，补其血气，温养胎元。乃拟“暖肾养胎方”试之。方用：党参15克，白术8克，茯苓10克，炙甘草5克，当归头8克，川芎6克，白芍12克，熟地15克，鹿角霜15克，炒杜仲10克，肉苁蓉10克，枸杞子10克，补骨脂8克，山萸肉8克，川续断15克。每天一剂，当月服起，每逢月满便连

服三天。至妊娠第5月，诸药各加至二倍量合为一大剂，连服二大剂。妊第6月连服三大剂。妊至7月，胎儿毛发俱生，筋骨长成，先天初定，不必再服。经此治疗之后，黄妇足月顺产一女，不曾发生痿软之症。逾四月龄时，女婴体格壮健，精神活泼。

越一年，该妇第6孕次，在当地中医治疗，服药数月，产下一男婴，方及2月龄又发足痿项倾之症，越十余日不幸夭亡。再一年，该妇受第7孕，乃远道前来求方，余悉照前法施之，其后足月顺产一男，今已读高中，身体健壮，智力良好。

例2：丘氏妇，1975年诊治。该妇年方而立，已经六孕。前五胎均为足月顺产，并均在将满月时五软而殁。今已受孕两个多月，特来求治。诊知丘妇肺胃素有蕴热，乃于自拟“暖肾养胎方”中加入黄芩8克。其余药味及服法悉如例1，结果足月顺产一男，身体健康。